

随感录

大智若愚

赵健雄

如果拿任何一种生物和人放在一起比较,问:谁更聪明?回答几乎是无疑的,大概没人会以为,还有比人更聪明的生物。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自然界多得是比人类看起来更原始、更愚钝,却历史悠久得多的生物,其基因遍布世界,乃真正的胜利者。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我们的祖先从以狩猎与采集为生的状态进入农业社会,其实是受骗上当。“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作者用来支撑自己看法的理由是:农业革命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相反,看似被驯化的小麦、稻米等作物却不费吹灰之力,借人类费心劳力作得以占据地球表面阔大的地区,如此无为而为,比老庄高级多了。

赫拉利忍不住称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

其实不用往远处和别处看,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就潜伏与共生着多少微生物?它们驱逐着我们,有时甚至折磨着我们。当然更多的时候呵护着我们,也调理着我们,目的只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与长久。我们与它们之间,一时与某个时段,谁在起主导作用,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

近来感冒一周,昨天才愈,应当便与这些寄居者有关。对人体变化最敏感的无非是那些微生物,而主动与被动于此发动改造的,一定有它们。有时这种改造比较剧烈,当事者出现病态,一方面可能是表达异常,另一方面也为了提供更加适宜改造的条件吧?

用了几十年的躯壳,需要更换与废弃的部件肯定不少,即便仍可苟且,也得修整和清理了。

感冒恐怕便是一项类似的工程,而不能看作仅仅被动接受了病毒侵袭,那些小东西真要深入借居,更好的办法是神不知鬼不觉,叫你舒舒服服开门迎客,有什么必要弄得寄主如火如荼,浑身难受?

那些与我们临时共存或终身相伴的微生物,最好的状态一定是彼此浑然不觉,几乎可以无视对方。哪天觉得不再相宜,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这才产生离弃甚至厌恶的念头,而当它们都选择离开,那就是死亡,因为这地儿再无可留恋。

感冒病毒决不可能是不不可理喻、只顾当下的异类。它们与人体一定有某些方面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但尽管知道这些道理,也晓得治不治疗亦需要一周左右才能康复,坚持两天的自然无为后,还是忍不住吃了药,现代医疗体系已是神奇的存在,能做到漠视它不为所动并不容易。通常情况下,借其帮助也确能减缓症状,至少让人感觉舒服些,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心理支持。

但不吃药时体温并没有一味上升,仍有下降和波动,吃了药也并不就维持在低处,甚至蹿到此前病程的最高点,接近39℃。其他的主观感受也如此。

看来科学的应对方法未免有点过于急切,也过于短视,这中间产生的损害也许一下子不表现出来,却不会没有,如何自然地应对,用民间的说法,喝水与休息足矣。但我们离自然正越来越远,尽管身体仍需自然地与各种微生物和谐或不怎么和谐地相处。

人类一定会为这种急切和短视后悔与付出代价,也可能就毁于没有节制和理智地追求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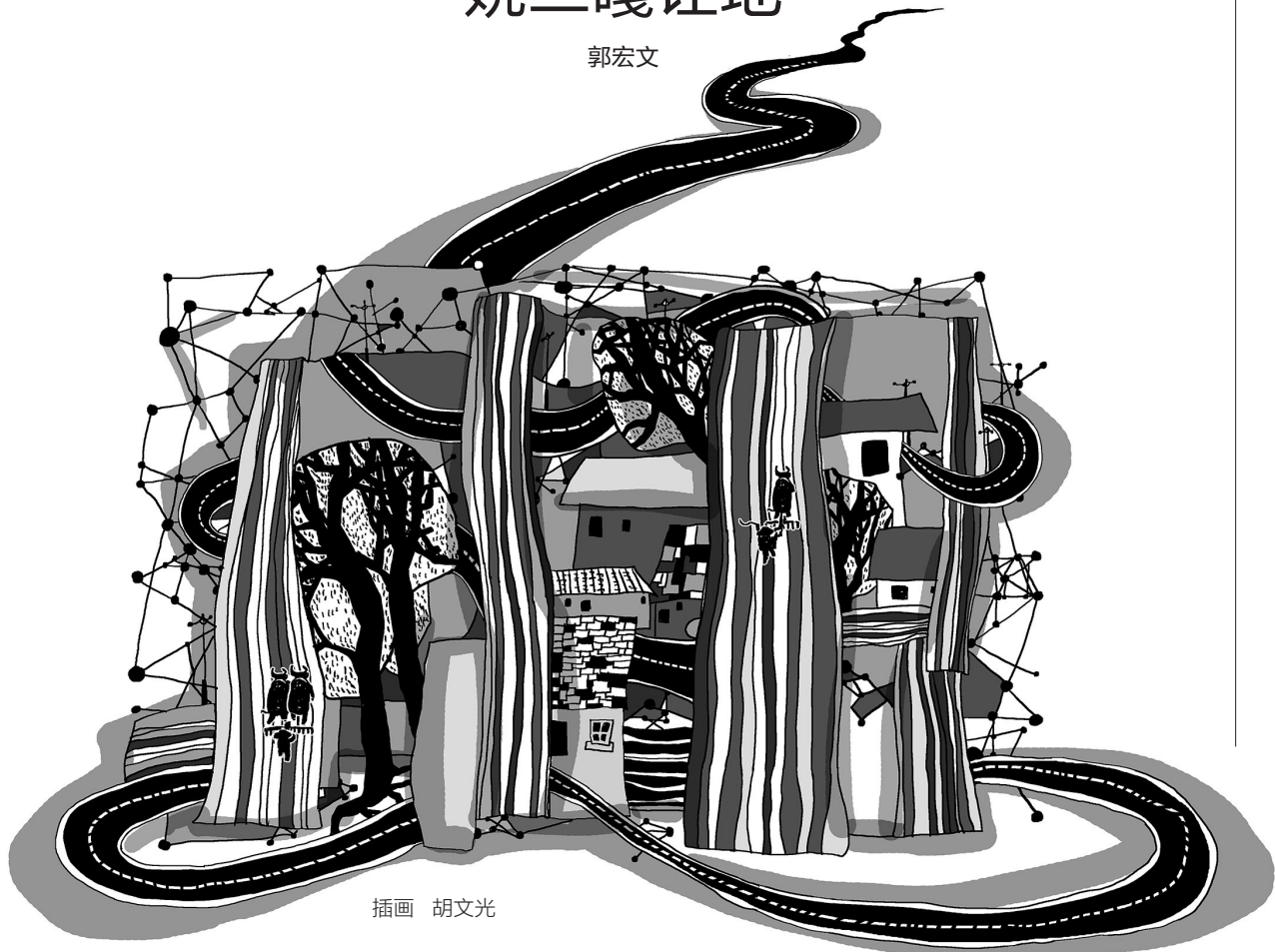
最终胜利的当然是那些微生物,与它们相较,人类是何其晚近的存在。说到底,基因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让自己的后代与种族更加长久地沉溺于世。

尤瓦尔·赫拉利提供的视角,叫我们看见更加阔大与精致的自然及真实,由此也进一步知道自己的渺小和对天下万物需要更加敬畏才是。

微小说

姚二嘎让地

郭宏文



插画 胡文光

最近这些日子,住在村东头的姚二嘎总是紧锁眉头,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大家看到,郭家屯农家乐合作社理事长徐大志经常往他家跑,手里还总拎点东西,好像还有酒。徐大志算是郭家屯的能人,刚而立之年的他利用山村秀美的自然风光,带头办起了农家乐,还成立了农家乐合作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在姚二嘎家,徐大志一口一个“二嘎叔”地叫着,亲得不得了。徐大志来得次数越多,姚二嘎好像越是愁闷。

姚二嘎没啥文化,念完小学三年级便去放羊了,这羊一放就是十年。他还爱给羊起名字,公羊都用各种树名,像杨树、柳树、槐树啥的;母羊都用各种花名,像芍药、刺梅、马兰啥的。这也让姚二嘎有了一个习惯,看见树就想知道叫啥名,看见花也想知道叫啥名。羊多了,实在没有新树名、新花名,就干脆叫二杨树、三杨树,二芍药、三芍药啥的。姚二嘎的羊群,俨然一个药的王国、花的世界,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后来,姚二嘎不当羊信儿了,他却一直留恋那段时光。

娶妻生子后,姚二嘎每天晚上喜欢喝二两,就二两,不多喝,也不少喝。就这二两,就足以让他兴奋起来。他常常端着小酒盅,唱几句《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二两小酒下肚的姚二嘎,总会表现得令人欢喜。

他放下酒盅,还要夸奖一番自己的媳妇,夸奖一番自己的孩子。他也因此有了个“姚二两”的雅称。有时,家里来了亲戚朋友,酒喝过点,手里还总拎点东西,好像还有酒。徐大志算是郭家屯的能人,刚而立之年的他利用山村秀美的自然风光,带头办起了农家乐,还成立了农家乐合作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但姚二嘎也有强硬地说“不中”的时候。该说“不中”的时候,他都能事先预料到。一旦觉得该说“不中”时,他就不会喝酒,而且一口都不喝。

姚二嘎常常念叨“丑妻近地家中宝”这句话。对于姚二嘎来说,谈不上什么“丑妻”。他的媳妇虽然比他大三岁,但丰满健壮,精明能干。而“近地”一词,在姚二嘎的心里确实有所指。

郭家屯村不算大,村西头能听到村东头的鸡打鸣,当然也不算小,三四百口人住着,也算人气旺盛。一条由西向东的村路贯穿整个村落,但这路却只有一个出口,路到了村东头却是一小块地,想出村子,只能通过西头一个出口。而村东隔着这一小块地不远就是省级公路。通途似乎近在咫

尺,但被这块地拦住了。这块地在姚二嘎家门前,地也是他家的。正是姚二嘎嘴里常常念叨的“最近的宝贝”。任谁看一眼,都看得出,这地虽然不大,但是经过精心侍弄,地里种着花生、土豆、豆角等,还种了些药材,收成看来很不错。

前几年,为了连接村路与省道,村干部几次做姚二嘎的工作,想用村里的集中地置换他家门前的这一小块地。姚二嘎听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嘴里把两个字“不中”变成了一大串:“不中不中,这个可不中!这么多年,不是一直这么走吗?还折腾啥啊?别白瞎地了。”于是,不管谁来做工作,姚二嘎就是不答应。

当村里人家纷纷办起农家乐,进村的车辆越来越多。车从村西头进,还得从村西头出,堵车也越来越严重。今年,从春天梨花盛开之时起,姚二嘎走在村路上便低着头默默不语。

进入夏季,郭家屯农家乐合作社理事长徐大志就开始往姚二嘎家里跑。每去一次,村里人都会听到姚二嘎唱的《苏三起解》和徐大志的掌声,村里人都是一头雾水。

一天,一台铲车一大早开到了姚二嘎家的门前,井然有序地挖起了他家地里盛开着的花,姚二嘎和他媳妇一起捡着白胖胖的桔梗根。一边捡,姚二嘎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地,真好!”

当天,这块地就被铲车轧成一条通往省道的路。

塬上秋天

(组诗)
任佐刚

塬上秋天

一垄,一畦,一塬地绿了
一波波地伏下去
一茬茬倒下
站起来,必捆在一起
那是熟透了的
我们的心

一驾马车嚼得地远了
又空空地回来
背上的秋天
从远古归来
我们弯着我们的腰

小小蝴蝶飞

在对天空、湖泊、日月、山川
持续的阅读中
抛弃了语言
找到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

于是,它左千年,右千年
翩跹,复翩跹
借用仙人的目光
却隐藏仙人的踪影

风来了,雪来了
偌大的无声世界依旧是
翅膀是翅膀,深渊是深渊
雪是雪

蝴蝶,患上了蝴蝶的鼻塞
和夜盲症
在有可恨、无可恨的红尘中
悬着一颗小小的心
存有人间烟火的心

我喜欢……

我默默地喜欢秋日阳光
映射下的自然
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可以忽略一棵树
几处断崖
一处飓风
草坪上一只狗
在忽然间走我的影子后
获得的释然

当我年轻的时候
太阳直照在我的屋顶
我在那里晾晒
一张透明的信笺
一次回眸
一段透明的神往

后来,阳光不懈地
改变着阳光的质地时
我改变了灵魂的方向
盘旋向下的
才与一棵小草相认

秋图,片段

惊飞的麻雀
是午后的某一个片段
被麻雀突然抱紧的枝条
使劲摇晃
一棵柳树的片段
曾经的一切
没有像蝴蝶一样飞出

愚而未尽的午后
这般不宁静
远方,黄雀在螳螂之后
寓言愈演愈烈
雁阵,列在云朵之巅
片段,紧随片段
白发,被吹向一边
真理,在无形的手中

历下亭中畅想

我听见响起的八面来风
此刻,阳光变幻八种颜色
每一种都是历史目光的裂变

忽然想到一盘棋子的命运
它们在一个朝代
猝然没了踪影
也想到了诗人
穿着打上补丁的衣衫
在亭中贪杯,解惑,放纵情思
眼前的石头上
恰有一卷诗书半掩
犹如一位古诗人欲言又止

我反复抚摸那几条石凳
希望它们温热
希望伟大的布衣们
从远古归来落座于此……

梦

被重重地挤压了的梦
从脚心那里
溜出来,又悄悄
落在一个仙人掌上的
是带刺的梦

落在白玫瑰花瓣上
沦为一场空梦
落在兵器上
闪烁寒光
来到路上的
开始了缓慢地行走
落进哲学范畴的部分
安安静静
一边审视自己,一边望向窗外

若全部的梦
落在一只小蜜蜂身上呢
那么天空瓦蓝瓦蓝的
无所不在

秋天的约定

(外一首)
孟艳飞

收敛了情绪
结束一次燥热之旅
秋天,春华秋实

夏的心绪躲进诗句
解开也是蒙蒙烟雨
漫浸一程生命的足迹

一支笔承载了太多恩怨
真情易描,锦书难寄
思念 离愁
同雁归去

轻挽一缕阳光
向最后一枚成熟的青果默许
初心若在
约定有期

中年时光

越来越喜欢沉默
可以用一中午的时间
凝视窗外
看一朵朵闲云飘远

不再想,被晨露弄湿的衣裙
是否晾干
夕阳斜照,那个熟悉的背影
是否还在河畔垂钓今天

喝一碗中药,感觉不到苦
中年的时光
只会用清浅临摹某些伤痕
与几片落叶,倾诉衷肠

沙果干

王忠范

沙果干是大兴安岭以东高寒地区盛产的山野食品。著名诗人舒婷来这里采风时,我拿出沙果干请她品尝,没想到本是平平常常的一种地方特产,她却大加赞美:真新鲜,有山野味道,好吃!

我去长沙,顺便去看望我的一位老师,他是退休后搬迁到他女儿家的。我给他带了两小包沙果干,他和老伴儿爱不释手,似乎立刻吃出了山野味道。他说几年没吃到老家的沙果干了,这东西湖南没有。说这话时眼里闪烁着目光。

东北不少地方都有沙果树,而大兴安岭一带的沙果树最特别,也许是地理、气候的原因吧。这地方的沙果树栽进山野的任何地方都成活,不怕风雨,更能抗击一年四五个月的寒冷,三五年便开花结果了。生命力极强的沙果树好侍弄,不管冷热还是旱涝,从不耽误成长。沙果树的花说开就开,而且不顾一切,轰轰烈烈。先是粉红色,嫩嫩的,艳艳的,秀媚多姿,不拘一格。数日后,摇身一变,朵朵素白如雪,洁净似洗。花落结果,那些小巧玲珑的果子仿佛知道生长的地方冷得早,冬季又很漫长,所以不分昼夜地拼命生长。沙果干长起来就成嘟噜连串,结满枝头,煞是可爱。由绿到青,很快圆溜溜,在人们不经意之中便成熟了。先是半红,而后全红,一树一树地红,红得火爆,透彻。熟透的沙果水灵地新鲜,红艳艳地惹人喜欢,真的好吃极了。丰收的果子有的被卖往罐头厂,有的被放进地窖

储藏。这时常常听到那老掉牙的乡歌:今年沙果又丰收,歌儿飞出咱心头……

沙果人家则会在这个季节加工沙果干,此时走进村庄就能闻到甜甜香香的沙果味。穿着整洁干净的女人们,把沙果洗几遍,拿快快的刀,将沙果切成薄厚适中的片,层层摆放在烈日下晒一天,吸进太阳味以后,在通风阴凉处晾干,然后就可以包装了。普通的沙果干虽没有桃子干、杨梅干、荔枝干那样有名气,却也实在、润泽、明快。拿来吃,不涩、不腻、不腥、不臭,确实筋道,味道深厚绵长。夏吃,那丝丝透心的酸让人提神、舒爽;冬吃,那阵阵开胃的甜使人温暖、振奋。有人说大辽萧太后的妹妹在大岭中秣马厉兵时就喜欢吃沙果干,也有人主张张大师把沙果干当成东北一宝。这些话于史无证,只是当地人宣扬沙果干罢了。我家二叔说,吃沙果干比嚼槟榔好,槟榔剩下一堆凌乱的纤维还得吐掉,这沙果干嚼罢一口咽下,解饿。二叔喜爱这一口,吃起来常常哼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崇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

后来,很多地方办起了沙果干加工厂,包装精美,质量也不差,据说挺受欢迎的。有一年我和妻子到上海去看望一位老诗人,他品尝了沙果干后笑了,说这东西上海和贵州都没有,老年人还能嚼得动,既甜又酸还香,有股山野味,还写了首古诗诗赞美抒情。



插画 董昌秋